

马尚龙的新著《上海制造》在今年上海书展上首发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一共签了六百多本，可见受欢迎程度。最近听说《上海制造》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搭起了“炮台”，又引来众多马尚龙的读者。想起前年书展，有一群“旗袍党”，乘了一辆大巴来买马老师的新著《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也是一时美谈。

《上海制造》是马尚龙从物象与生态入手，对上海文化密码的一次深度解读。在物象上，“上海制造”无愧为“中国制造”的典范，大小器物一旦打上“上海制造”的标签，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牌，代表了信用与时尚。计划经济年代，外地人来上海出差，公务之外的艰巨任务就是照着亲友开列的单子，以黑旋风的高效搜罗到“上海制造”的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奶粉、糖

大师的背影

侯钰鑫《大师的背影》是部真诚之作，让我们可以走进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日常生活之中感受大师们鲜为人知的风范和真性情。艺术家的品格、人性的光芒、情感的朴实无华以及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得以平实而诚恳地展现。不失语、不粉饰、不淘洗、不故作神秘，一切听从生活的自然。侯钰鑫以亲历者的身份，忠实于生活的本真，饱满了郭小川、李準、范曾、启功、黄永玉、谢晋、吴作人、赵丹和浩然等一大批文艺大家的人生。这部著作是历史现场的真实记录，昭示了作家坚实的良知和对现实生活的极度尊重，更为我们的集体记忆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鲜活气息。

那个动荡的年代，本身就是个极其丰富的文本，为叙事提供了无限可能。侯钰鑫与这些下乡接受改造的文艺大师大家的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但更多的是无比亲近的朋友，是患难中的知己。这些文艺界的名人跌入人生的低谷，光环不再，前途暗淡，生命与精神都在挣扎中呼号。他们肩负盛名，胸怀理想，心蕴艺术，但这些似乎都成为无法挽留的背影。面对这样一位善良而真挚的“侯专员”，他们尽情释放，用心倾诉，作为普通人的一切都在毫无掩饰地暴露。这让侯钰鑫可以轻易地走近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我相信，那时候的侯钰鑫应该没有想过日后要书写这段时光，只是以柔软之心与他们相处与他们生活。

这是侯钰鑫私人化的口述史，是这些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再现。《大师的背影》，其实是让我们近距离触及到这些大师的正面。他们有普通人的性情，又有大师的气性与风骨。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即便在那牛鬼蛇神肆意出没的年代，许多人依然葆有善良与信念。从这些大师非常态下的日常生活中，从侯钰鑫这位“侯专员”身上，我们可读解太多的东西，而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当下正日渐丧失的。但这些只是《大师的背影》这部著作最为基础性的意义。当我们将其置于我们身后的历史和不停行走的民族这一视野中，我们会发现，《大师的背影》以个人化的视角，书写了少数人的遭遇，但指向的是整个民族那段无法也不能忘却的历史。这对于我们整理集体记忆，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谐于我们内心，有着非凡的意义。



果、糕点、服装(含节约领)等。不过马尚龙对“上海制造”的解读，不是对名牌产品的简单罗列，更不是白头宫女的絮叨，而是放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探讨的。在一篇文章里，他举重若轻地引入了德比的概念，从“上海制造”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了同类产品一般均自觉培育了两个名牌的良性竞争态势，比如自行车有“永久”和“凤凰”，手表有“上海”和“钻石”，缝纫机有“飞人”和“蝴蝶”，皮鞋有“蓝棠”和“博步”，连最家常的护肤霜也有“百雀羚”和“友谊”……由此发现即使在计划经济模

11月6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联合举办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春丽新作《小W的魔法》作品研讨会在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举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春丽、秦文君、张秋生、张成新等出席了研讨会。

高春丽曾创作、改编多部少儿题材的电视剧、广播剧，获得过“飞天奖”等荣誉称号。她的作品一方面能够积极地关注社会现实，在社会变化的流动性中观察儿童的生活和内心；另一方面故事情节设置有起有落，引人入胜，吸收了影视创作的结构特点。故事的主人公李博跟随父母来到城市谋生，父亲为给儿子一个更好

于坚有着理性的头脑。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印度风光的诗意描述，这只能算是一部还不错的寻常游记，于坚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思辨提升了《印度记》的境界，让该书具备了重要的人文价值，从而得以荣膺2012年度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于坚的镜头捕捉的是日常的瞬间：理发店、单车、河岸、集市、空露台、火车站、躺卧的男子、沐浴的人群……通过影像来记录民间的生活具有特别的

东野圭吾的忧郁症

有些书隔一段时空再读，自有一番新感受。东野圭吾的书也是如此。譬如因同名日剧而大热的《神探伽利略》，我曾因为嫌恶剧中主人公夸张地排演数字公式的镜头，从而连原著也嫌恶起来，不过从日本旅行回来后，亲身感受过当地的街道、巷陌、居民区和自然风光中浸润出的人的气息之后，重新翻看这本书，书中的犯罪现场、罪犯的作案动机，皆栩栩如生起来，而印象中东野圭吾固执、挑剔、幽默嘲讽、古怪精灵的形象，也在重读时发生了微妙的转化，在他那副愤世嫉俗的面具下，隐藏着悲哀忧郁的气息。

譬如“燃烧”篇，犯人使用激光命中被害人的后脑勺，烧毁其脑髓，当场死亡。而诱使犯人杀人的根源，是几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很喜欢聚集在公交车站大声喧哗，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喧闹，而那里本来是很安静的街区，租住在其中的，有爱读书和听音乐的哑巴，也有为了盲妹而在夜间从事有声书录制活动的义工，连办案的刑警也忍不住说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上海制造了什么？

◎ 沈嘉禄

式下，“上海制造”也有着比学赶帮超的自觉与担当，这是“上海制造”之所以鹤立鸡群的关键之一。

而马尚龙在生态的层面对“上海制造”的解读也很有意思。从开埠以降，大上海敞开胸怀吸纳了大量移民，新上海人与本埠土著互相影响，互为参照，无缝对接，专心致志地做着包括手工艺在内的各门“生活”，使上海人这一群体具有了以低成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智慧，在文化层面也具有了开放性和驳杂性，造就了抵抗各种危机的杂交优势。就连路边摆一只茶水摊，“小桌台上的八杯十杯大麦茶，都是凉

透了的，适合的年轻的牛饮，小孩子来了还有冷开水，1分一杯，老少无欺。每一个茶杯都有茶杯盖，玻璃的，有些茶水摊虽小，爱国卫生很重要。喝过的茶杯，老板娘倒是一定会浸在消毒水里的……”。这种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就是上海精神与上海风格的注释，今天来看格外珍贵。

再往下深入到市井生活形态，马尚龙发现石库门与花园洋房这两大物理空间与居住形态，在文化背景上略有不同，但在“上海制造”层面，则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都讲究精致生活，

强调体面尊严，主张物尽其用，反对铺张浪费，重人伦，讲规矩，面子格里一样不少。所以马尚龙认为：“适宜”对于上海女人来说，是最高的评价，“路数”对上海男人而言，则是基本的血型，是奔走于名利场的生命能量。再进一步考证，马尚龙断言20年代第一代女学生就是第一代“上海女人”，这里面当然包括老板娘、姨太太、艺术家以及地下党。上海制造了什么？这下应该明白了吧。今年正好是上海开埠17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读读《上海制造》，对重温上海近代史不无补益。

用文学来关注他们的心灵——《小W的魔法》描写外来务工者子女的生存状态

◎ 孙益恒

的教育环境，不顾经济的拮据将他送入到当地的重点学校读书。刚入校时，小W的成绩总是拖班级的后腿，“借读生”的尴尬身份也让他感到自卑和不安，无法真正地融入集体，彷徨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在一段跌宕起伏的经历后，李博和同学间的矛盾终于化解。在作者舒缓有致的叙述中，借读生的痛苦和快乐跃然纸上。

而城市生与乡村生最终的友谊与融合令人感动。

研讨会上，高春丽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和写作时的忘我而入迷的状态。她说，写作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她有一种恋恋不舍、欲罢不能的感觉。她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小读者们带来心灵的启迪。多位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题材

的选择上有深刻的涵义，在内容上将儿童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结合起来，用真实、幽默的语词描摹出一群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精神世界，并且折射出当代社会教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些问题。小说引领读者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生存状态。将弱势群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一社会问题摆到社会各界的面前。

读于坚的《印度记》

意义。摄影所定格的信息，赋予了人类反复审阅自己的方式，于坚以一种具有强烈存在感的笔触，寄予这些影像寻根念旧的情怀，以及克制的文化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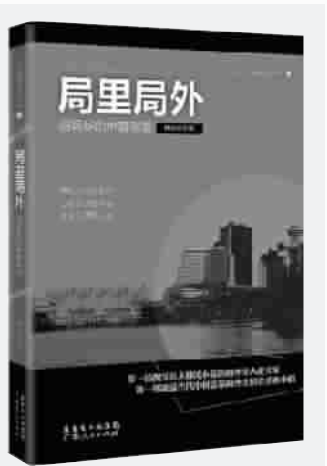
于坚并不避讳印度的脏乱差，于坚说：“脏乱差彻底消除了物的傲慢，人高踞一切物之上，人控制奴役着物。我在加尔各答发现了人控制物的秘密，就

是把它们视为垃圾，浑身泥污的奔驰、黑漆漆的电视机、绑着绷带的苹果手机、灰头灰脸的电脑……世界的拜物教在这里被解构了。”于坚发起了一场对拜物教的诘问，印度在他的笔下成了巨大的行为艺术，“美好的脏乱差，人性的脏乱差”，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林颐

日本，垃圾的垃圾分类执行了数十年，连丢垃圾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街道上除了便利店和商场，极少看到垃圾桶。笔者在全家买了根串烤，吃完后拿着残存的纸袋和木条在三只垃圾桶前犹疑，最后请教店员才投放正确，换来店员大拇指的赞许。

因为国土太小，人口太多；资源太少，废物太多，因而对秩序特别敏感，“不给别人添麻烦”这种原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家教，与其说是提高道德，不如说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一种“人不相谋”的利益交换。车行绿灯亮了，车辆也不立刻行驶；超市的洗手间不会设在收银口的外面，结完账才能上；听到最多的话是“对不起”“谢谢”“您辛苦了”……东野圭吾在另一本书《梦回都灵》里写到自己都灵看冬运会，比赛期间上厕所，对不排队观众“道路以目”，拍对方的肩膀，请其守秩序。这种愤怒的心情，比起挑剔，更像是焦虑，为自身生存争取一席之地焦虑，即使夹缝的人夹在自己后面也不能缓解的焦虑，因为一切都应该是对等的自律，对等的利益交换，只知索取而无付出，只知享受而无维护，形同强盗、抢劫和杀人。



《生死对决——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柯兆龙著。王根宝一审输官司后不甘失败，为保住财产，托人火速在温哥华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从唐人街找来两名洋人瘾君子冒充公司职员前往中国，企图以合资公司方式保住即将被拍卖的矿产。与此同时，王根宝见老友葛辉从公安局长升任市政法委书记，便介绍自己姘头的堂妹给他做小情人以以此拉拢住葛辉。葛辉分别在市公安局和省高院为王根宝介绍了内部关系，企图帮助王根宝扭转败局。于是，在葛辉默许下，一伙人对余国伟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围剿和迫害……这是作家“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小说系列之三；《局里局外——温哥华的中国富豪》和《情归何处——温哥华的中国女人》是之一与之二，关于余国伟和王根宝的故事有精彩前篇。同为投资移民的亿万富翁余国伟和王根宝在温哥华相遇，王根宝为保住国内集团公司行将断裂的资金链，设局引诱余国伟出巨资投资他的矿产项目，余国伟一时冲动轻易出了资。在与王根宝部下顾斌接触时，余国伟慢慢发现这是一个弥天骗局。《局里局外》第三次印刷，《情归何处》第二次印刷。